

南京微史

刘基巧立“百猫坊” 衍生地名“串串烧”

较之门东,南京门西地区的历史渊源更加深厚,有资料显示,南京最早原住民就是从门西起始,有着2000多年历史,那时人们依水而居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周而复始。史料记载、坊间流传,有关门西的趣闻轶事可谓说不完。

谷万中



如今在原“百猫坊”旧址附近建有一处小游园,园中采用浮雕形式展示有关百猫坊的掌故

“百猫坊”衍生一串老地名

百猫坊,乃门西众多小巷之中一条,位于彩霞街南端,西接渡船口,此地原有一座高大石碑坊,是明朝功臣俞通海府邸。传说,朱元璋以其“鱼(俞)入海(通海)成龙”为忌,又听闻俞府有“王气”,遂令军师刘基设法破解。经过察看,刘基使出在俞家门前建牌坊的妙计,巧借俞生辰时竖立以示庆贺。它是汉白玉雕刻,上有百只猫的牌坊,高三点六米宽十米,从基石到顶部,分六截叠加而成,下有四根柱子向上逐层加高,整体看去像是整石雕刻。白猫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,特别是柱子下部,前后各有一只高一米左右的类似狮子

的猫,形象生动逼真,暗寓“猫克鱼”,俗称百猫坊。然,1995年,这座南京唯一明代府邸石坊竟莫名消失了。

在其周边与其有渊源的地名均由此而派生,像钓鱼(俞)台、陡门(堵门)桥、干(赶)鱼(俞)巷自不必说,还有船板堵鱼(俞)之船板巷、柳枝穿鱼(俞)之柳叶街等,说来妙趣横生。既未伤君臣和气,又化解皇上猜忌之心,刘军师可谓用心良苦啊。

坊间传闻,我们姑妄听之,百猫坊倒是实实在在久远,这不,如今在原“百猫坊”旧址附近,下浮桥堍建起了一处小游园,向市民展示。

“麻篮簸”装满一筐南京话

门西是南京人聚集、栖息的传统区域,受外界干扰较小,窃以为,那里土著的语言才是正宗南京话呢,直到今天仍乡音未改。早辰子我作故地重游,抽空歪(发三声)到邻居家,听王奶奶一席话,使我这个迁徙城北逾10载的人,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老人家这刻儿正张罗着针线活儿呢,一口老南京话。

线板、尺杆和顶指,乃“同门”姊妹,皆为女红必备,就是:线板(儿)、尺杆(儿)和顶指(儿)。在洋机(缝纫机)普及前,寻常人家缝补浆衫全赖手工,勤快的家庭主妇身边总少不了盛装针线的器皿,有藤编的,也有柳条的,人们叫它“麻篮簸”,如今早进博物馆喽。簸子里面每每装有针头线脑,还有线坨、袜

底板儿(补袜子的专用工具)什么的,上述三样更缺一不可。

那管子,没有丝线(南京话叫洋丝线)销售,人们普遍使用一种无内衬包装的本棉线,一子子买回来,为使用方便,事先用专门板子绕好,于是就有了线板(儿);民间通常使用一种细长杆状尺子,刻度与杆秤类似,是由镀银的点子所组成,老南京习惯称尺杆(儿);至于顶指(儿)呢,顾名思义,就是顶针,有铁质和铜质两种。

令人称奇,“姊妹”三个都清一色南京话儿化音,外人听起来蛮难懂的却是很悦耳。此刻王奶奶这样子对孙女说:“二丫头哎,爆(南京话发音:sào)点儿,爆把我的 xiànbér, chīgár 和 dǐngzhǐ 拿来嗨!”

“织机房”演绎一则歇后语

南京有个古老行当“织机房”,南京人俗称“机房”,它离开人们已经久远了。

南京云锦举世闻名,其实,南京缎子也久负盛名,尤其玄缎乌质明密而发亮,且不沾灰尘,曾深受北方蒙古族王公贵族厚爱,它们均为机房工人辛勤劳动的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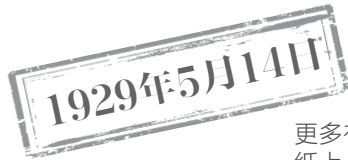
明清时期,南京丝织业很发达,许多以此为业的“机户”,瞄准商机纷纷设“机房”雇工生产。这些机房多集中门西地区,一个机户,少则几台、几十台,规模大的机户竟拥有织机五六百台。

那时,南京城到处是低矮平房,不适宜安装织机,只能挖地三尺,将织机相当部分

置于地平面以下才行。得天独厚,门西一带地势较高,所以成为机房云集之地。机工们成年累月在阴暗条件下进行拽花操作,摔梭开织的手工劳作,关节炎、驼背等,成为机工们的职业病。

生活艰辛且不去说,还受雇主剥削压迫,他们起早贪黑地干却很少休息,往往蹲在一旁用粗茶淡饭时刻,就权当歇息了。饭后就又赶回织机旁,稍有不慎就要遭到老板娘白眼。一则不乏幽默的老南京歇后语,便是这个状况的写照,同时也流露出机工对业主不断滋生的反抗心态:瘫子掉下井——捞上来还是坐(做)。

历史上的这一周



很多南京人都知道,1929年6月1日,国民政府举行奉安大典,将孙中山先生安葬于中山陵。从当年的《中央日报》上,我们能看到更多有关奉安大典的细节。比如,在当年5月14日的报纸上,就报道了有关奉安大典仪仗队和“总理哀辞歌”的细节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为迎接孙中山奉安大典 三百人聚集励志社练唱

江宁县公安局长奉命训练大典仪仗队

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逝,根据他生前愿望,北洋政府下令举行国葬,葬孙中山于南京紫金山南麓。1929年春,孙中山陵寝建成。1929年5月10日下午,南京派出专列,从浦口出发,北上迎接孙中山灵柩。

1929年5月28日,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运抵首都南京,停灵于湖南路的中央党部礼堂。6月1日奉安大典正式举行。

早从迎榭列车离开南京之际,南京就已经进入奉安大典倒计时,满城的人都在积极准备迎接奉安大典,特别是相关的军政部门,更是做足了准备,将每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妥当。

例如,1929年5月13日,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就召见江宁县公安局长严甸南,传达奉安大典相关指示。缪斌叮嘱,立刻挑选出一百名训练有素的警士,组成仪仗队,6月1日当天,他们将代表江苏全省各县参加奉安典礼。

严甸南接到命令后,一丝不敢怠慢,“连日设法准备,颇为忙碌”。他积极训练仪仗队,并为所有人赶制新装,“以壮观瞻”。

5月13日起,励志社每晚六点练习“总理哀辞歌”

为迎接奉安大典,国民党中央还广泛征集《总理哀辞歌》,经过仔细选择审定后,逐级



奉安大典当天的中山陵

颁发。拿到歌词和乐谱后,南京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响起了《总理哀辞歌》,人们抓紧时间练习,生怕自己唱得有半点差错。1929年5月中旬,眼看大典将近,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军校,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集体排练,确保人人把歌曲唱得滚瓜烂熟。

从《中央日报》的报道来看,1929年5月13日下午6点,三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员,就选择集体在励志社大礼堂练习《总理哀辞歌》,“由该社音乐部指导邓十萍氏导唱,并闻该社定于每晚六时再继续练习,武装同志均可加入云。”

民国建筑

民国南京市长马超俊曾住牯岭路

寻访民国建筑,是一个不断发现惊喜的旅程。在寻访了牯岭路21号的唐生智公馆之后,记者又来到与之一街之隔的牯岭路24-02号。不同于唐公馆的闻名,此处旧宅低调、隐秘,后从宁海路街道的遗址普查结果中查询到,这里是民国南京市长马超俊的旧居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文/摄

从外观上看,牯岭路24号2幢是一幢平常的小楼,但是走入其间,红色木质楼梯、木质窗户,立刻把你带入民国时光。

马超俊是民国历史上担任南京市长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位,先后三次担任南京市长。在其任职期间,南京市政建设得到快发展。

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期间,正值马超俊第二次担任市长。1937年12月1日他命令全体市民,带着寝具和餐具移居到设立在市中心官厅街的“南京国际安全区”。这个南京安全区是由15名外国人(7名美国人、4名英国人、3名德国人、1名丹麦人)管理的避难地。由于日本领事馆以及其他政府建筑物林立于此,马市长命令市民移入该区,减少了损失,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发生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后,马超俊第三次出任南京市长。去年,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南京大屠杀案“市民呈文”原档案,其中南京市民哈马氏于1945年11月2日呈报呈文就是报给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的,字字血泪,无声地控诉日军暴行。“市民呈文”主要形成于南京大屠杀惨案后的1938年2月至1946年1月,是当时南京市民如实陈述家人被杀、被强奸、被抓失踪,以及土地、房产被抢占、焚烧



牯岭路24-02号建筑是马超俊旧居

后,请求政府及相关机构给予救助、赔偿的申报文件。这批原始档案的公布,一方面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反人类暴行的真实记录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超俊担任市长时的作为。

1946年1月15日夜,何应钦在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有马超俊、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、南京宪兵司令邵张镇等人参加的一次会议。会议决定把卖国贼汪精卫的墓焚掉,保持了南京中山陵的神圣和庄严。

1949年,马超俊去台,受聘为“总统府国策顾问”,1977年去世,享年92岁。

虽然根据现有资料,马超俊具体于何时住在牯岭路24号不得而知,但从他1931年到1945年三度担任南京市长的经历来看,这幢旧宅见证了他在南京的官场生涯。